# 第一章　主要的問題

在人們的想法裡，不會認爲自己是一無所知的。但是假設我們認爲我們知道什麼卻給不出理由，那麼在這個脈絡下，「我們宣稱我們知道什麼」這似乎沒有道理的。因爲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我們不會毫無根據地就接受某些信念；關於我們對自己所接受的那些信念，我們大部分能給得出理由。如果我們無法提供理由說明我們的信念，那麼我們將會走向懷疑主義，認爲自己沒有知識。爲了能夠保有我們常識性知識，如「我知道有雙手」這類的知識，則我們必須對於自身所持有的信念，能夠給出證據。然而，在我們試圖給出證據的過程中，我們會衍生出另一個問題，那就是證成關係無限後退。接下來，先讓我們來看看爲什麼證成關係會無限後退。而證成關係無限後退又會有什麼問題呢？

假設外在世界存在，又我們並非是一無所知的，那麼我們如何獲得知識呢？傳統對「知識」之定義爲：有理據的真信念(justified true belief)。[1]當我們宣稱某人 S 知道 p，至少有兩件事是確定的：1. p 爲真；2. S 相信 p。然而，假使 S 只是碰巧相信 p，那麼我們不會因此說 S 知道 p。因此，爲了避免知識上的運氣，當我們要獲得知識，就必須對於自身所持有的信念，要能夠給出理由。

若給定某個信念 p 爲真，我們必須有一個合理的理據來證成 p，那麼我們才能算知道 p。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去證成 p 呢？一個可能的答案：如果我們知道 p，是因爲我們已經知道 q，那麼 q 是有理據的信念，且 q 證成 p。因此，前述的問題變成是：用來證成 p 的 q，是如何被證成呢？一個可能的答案：因爲我們知道其他某個 r，所以我們知道 q。依此類推，我們要證成 r，就得必須先知道其他可以用來證成 r 的信念；而我們用來證成其他信念也需要透過另外其他我們已知的信念。如此一來，證成關係就會無限後退。倘若信念的證成關係無限後退，那麼我們就沒有理據來支持我們的信念。因此，我們就無法獲得知識。

承接上述所說，如果證成關係會產生無限後退之問題，那麼爲了保有我們最

[1] 我們在此把「justified」譯爲「有理據的」。在齊桑姆對知識概念的定義中，信念之理據是有強弱的差異，故我們在這裡用“合理的”來解釋信念之理據的合理程度；而「justification」必須視脈絡而定，可能譯爲「理據」或「證成」。當我們要給出信念之所以被證成的理由，則譯爲「理據」；當我們要說明整個證成活動，則譯爲「證成」。「justify」有主體進行證成活動的意思，故譯爲「證成」。

基本的常識性知識，我們該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呢？爲了要解決這個問題，人們提出下列三種可能的理論：可靠論、融貫論和基礎論。這三種理論雖然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證成關係無限後退的問題，但它們各自都有其他無法解決的問題。不過礙於文章篇幅有限，我們無法在此逐一分析、討論每一個理論的優劣。因此，我們將簡短地說明可靠論和融貫論的主張和它們各自的問題。接著，我們便將重心轉爲討論關於基礎論的說法，特別是以齊桑姆（Chisholm, Roderick M.）關於知識的說法爲版本。我們的理由有以下三點：一是，雖然目前基礎論的說法並非知識論上的主流，但是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有哲學家不斷嘗試替基礎論作辯護；二是，齊桑姆曾在知識論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；三是，目前在國內尚未有人集中討論齊桑姆的理論。因此，本文以齊桑姆的理論爲主要討論的焦點，看看齊桑姆是否可以解決證成關係無限後退的問題。現在，就讓我們看看這些理論是如何回應證成關係無限後退的問題。

關於證成無限後退的問題，有一種說法：主張可靠論（reliabilism）的人認爲信念的證成必須經由一個可靠的認知過程而產生，而所謂的可靠的認知過程指的是正常的知覺、正確的記憶、有效的論證過程，以及反省等等。一般主張可靠論的人認爲從這些可靠的認知過程所產生的信念，是比較有可能爲真，而比較不可能爲假。換言之，主體形成信念 p 的過程是可靠的，意即主體大部分所形成的信念都爲真；若 p 是經過這可靠的過程所產生的，那麼 p 是有理據的。

然而，我們將會發現這樣的主張似乎過於寬鬆。因爲我們可能會有某些不足以成爲知識的信念，也被解釋爲知識。比方說有個巫師，他的預言每次都會成真。但是，當我們問這個巫師，他自己有什麼理據來支持他的預言，他卻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難道，我們真的會認爲這個巫師算是有知識嗎？

而另一種說法：主張融貫論的人認爲信念之證成端看是否和主體的所有信念相融貫；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信念是一個融貫的系統，如果 p 是有理據的，則 p 和主體的信念系統相融貫。從這個說法，或許我們可以問：什麼叫做「我們所有的信念是一個『融貫系統』」？一個融貫論者可能接受的解釋爲：若系統內的成員是一致的，則此系統就是融貫的。可是要成爲融貫系統的成員，就必須要和此系統相融貫。因此，融貫論者在這裡會有壞的循環。

如果我們暫時拋開上述的問題，假設融貫論者可以解決上述的問題，那麼融

貫論還是有一個無法躲掉的困難：一個主張融貫論的人可能是一個孤立主義者，而他有可能無法獲得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。因爲融貫論者認爲只有信念與信念之間可以相互支持，所以我們無法用感覺經驗或直覺來證成信念。從而我們可以設想這麼一個可能的情況：某個人他的信念系統是一個融貫系統，不過他所有的信念可能都和外在世界毫無關連。如此一來，即使他所持有的信念雖然可以彼此相融貫，但他卻無法獲得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。

最後本文所關心的理論是基礎論。基礎論者主張信念的證成是依賴其他的信念而來的；但是證成關係最後訴諸於基礎信念（basic beliefs），就是這些基礎信念會使得證成關係停下來，不會產生無限後退的問題。我們可以再藉由這些基礎信念，來證成其他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。就像蓋房子一樣，基礎信念是房子的地基，一旦我們打好地基，就可以建立一棟知識的大廈。

不過我們由此衍生出一個問題：知識真的有這樣的基礎嗎？什麼是我們的基礎信念呢？然而，人們可能會這樣認爲，即便我們有這樣的基礎信念，說不定也不能證成其他非基礎的信念。關於這些問題，讓我們來看看齊桑姆如何來回答。他提出一個特殊的觀點：我們的感官知覺有一種特殊的性質，而涉及這些特殊性質的信念就是基礎論者所要尋找的基礎信念。而且當我們擁有這些信念，我們是有理據可以證成其他某些信念。

也許有一種可能的說法：齊桑姆所主張的基礎信念最多只能說明關於我們自身狀態的知識，和外在世界無關。關於這一點，基礎論者似乎和融貫論者一樣，都得面對孤立主義的問題。不過齊桑姆認爲這一點對他來說不是問題；因爲他認爲我們可以運用不同的知識原則（epistemic principles），讓這些特殊信念享有更高的知識地位。換句話說，齊桑姆認爲用我們的經驗和他的知識原則，就可以證成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。齊桑姆的回答既可以解決孤立主義的問題，也說明我們的信念並非個人憑空想像，誤以爲是知識。接下來，讓我們仔細來看看齊桑姆關於經驗知識的理論。